



金光灿灿的路

毛主席语录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炮声隆隆.....	(1)
大江滔滔.....	(33)
开路先锋.....	(57)
风华正茂.....	(86)
金光灿灿的路.....	(121)
敢拉火车的人.....	(157)
闪亮闪亮的红星.....	(180)
三下乱石岭.....	(195)
勇往直前.....	(216)
火红的青春.....	(238)
烂漫的山花.....	(261)
踏遍青山.....	(285)
担子.....	(307)
车轮滚滚.....	(329)
新来的材料员.....	(347)
战地黄花.....	(365)
妇女主任.....	(397)
小班长和她的战士们.....	(420)
编后记.....	(439)

炮 声 隆 隆

一列列长龙似的火车，奔腾呼啸，飞速急驰。汽笛声声，钢轮滚滚，奏出了一曲社会主义祖国大踏步前进的胜利赞歌。

列车越过平原，跨过江河，穿过丘陵，奔驰在山岭绵绵无尽头的大山深谷间。在这里，要是站在高高山顶，极目望去，除了听到长啸的汽笛在峡谷中回荡，奔腾的钢轮在大山间震响，连火车的影影，也甭想看到。这时，人们不禁会迷惘、纳闷：火车道在哪儿呢？可是，如果乘坐在火车上，看吧，大山连着大山，隧道接着隧道，列车就在大山肚腹中，一座串一座的长长的钢铁走廊里穿行。这时，人们又一定会从内心迸发出惊叹，赞美：多么宏伟的工程啊！

不错，这是宏伟的工程。但是，这一串串山腹里的长廊，在我们一一〇一工程的全部建设中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

同志，你要知道，这些长廊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吗？

让我们一起回到那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吧！看一看，隧道工人和民兵战士，开山凿石，气吞山河的壮丽图景；听一听，那哒哒的风枪怒吼，隆隆的炮声轰鸣……

激 流 滚 滚

一九七〇年的除夕之夜，鹅毛大雪下个不停。

遍布在大山峡谷中的筑路工地，处处张灯结彩。明亮璀璨的灯光，辉映着银花朵朵的瑞雪，显得格外瑰丽。出碴车穿梭般奔跑，交织着空压机震耳的轰鸣，这山洼刚响过隆隆的排炮，那山坡又播开报捷的喜讯，一会是锣鼓喧天，一会是歌声嘹亮。工地的节日之夜，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！

黑虎岭隧道进口，更加灯明火亮。峒口近旁，那间用棚架和竹席搭成的伙房里，炊事班同志，喜气洋溢地包着塞满鲜肉馅的饺子。鼓鼓囊囊的饺子摆满了宽大的案板，锅里的水已沸腾，老班长望了眼手提闹钟，时针指向十一点半。

“再有半点钟，时间就到了。”老班长把一锹煤添进灶膛，兴奋地喊着：“同志们，加快速度，我们要让在黑虎岭送别七〇年最后一班战斗，迎接七一年最早一班战斗的同志，热热呼呼地吃上饺子！”

“保证没问题。”这是齐声朗朗的回答。

炊事员同志的速度更加快了。这仅是欢度节日吃一顿好饭吗？不，他们是在战斗。他们用完全、彻底为第一线战友服务的一颗红心，迎接着一九七一年的来临。

对啊，在这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刻里，在印度支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在黑非洲莽莽丛林中，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奴役的苦难角落里，有多少我们的阶级弟兄和战友，在呐喊，在怒吼，在战斗。他们用仇恨的烈火，愤怒的子弹，用“英特纳雄耐尔”的雄壮歌声，在迎接新的一年。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辽阔的大地上，无论矿山、工厂、城市、乡村，……哪里又不是在用豪迈的战斗步伐，迎接新的一年？

就在我们黑虎岭隧道工地，长长的导坑深处，开挖排长张永强同志，率领着十多名工人和民兵战士，顶危石、踏泥流、

握风枪、挥铁铲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洒汗如雨。此时，正朝大山的五脏六腑，发起了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一场进攻！他们把多开挖一块岩石，当成多射向帝修反的一发炮弹；他们把多掘进一寸崖层，作为对世界革命的多一分支援。这就是他们迎接新的一年度的战斗献礼。

时钟滴嗒滴嗒，时光一秒一分地飞进……

当老炊事班长捞起第一锅煮熟的饺子，当整个工程全线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告别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一阵炮声，当广播喇叭清晰地传来北京的电波，激动宣告：现在，已经胜利跨进一九七一年的庄严时刻，在黑虎岭隧道导坑里，一场意想不到的突然情况发生了！

导坑顶部出现松软的烂泥层，涌水越来越大。水冲着泥，泥渗着水，稀里哗啦，一个劲往下塌。刹那间，碗口粗的一股大水，从导坑齐头喷射而出，这股水啊，象黄河决口，来势凶猛异常，劈头盖脸地直冲过来。导坑里顿时泥涛浊浪，奔腾汹涌。张永强和他的战友们被冲得直打趔趄，装满泥石的斗车被推着翻滚，准备支撑的元木被漂走了，铁簸箕、装碴机成了只只沉船。风管冲断了，风枪沉默了。

一九七一年的头一分钟，黑虎岭工地迎来的，是大自然的突然袭击，是十万火急的严重考验。

导坑里挖出大股涌水的消息，刹时传遍了整个黑虎岭。工人、干部、民兵，从四面八方赶了来。隧道峒口，熙熙攘攘，议论纷纷：

“是把大江大海挖穿了吧！”

“这么复杂的地层，就不是开隧道的地方！”

“咱们挖了个水帘洞，将来咋跑火车？”

“趁早，还是听‘专家’的话，绕个道儿，少担风险！”

开挖排长张永强，紧锁一双浓眉，蹲在峒口，望着不断涌来的滔滔浊流，心如火燎；少数人的非议，简直象一根根钢钎扎进耳里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越听越不是味，压不住满腔火冒，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刚要开口吼上几句，忽觉一只大手落到他肩上，耳边轻轻地响起一个声音：

“沉住气！”

沉住气，这三个字，张永强不是第一次听到。他熟悉这只温暖的大手，理解这包含着鼓舞力量的声音。他知道这是党支部书记、革委会主任老宋站在他的身后。张永强不由得掉过头去，目光急切地望着老宋。

老宋，四十出头的年纪，身架宽大，粗壮结实。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年代，在弹片横飞的朝鲜土地上，抢修钢铁运输线的志愿军战士；在社会主义祖国铁路建设中，转战南北，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老开山工人，永远是那样的从容不迫，刚毅，镇定。他望着张永强投来的急切目光，安慰似的微微一笑，略提高了一下嗓门，仍然是那三个字：“沉住气！”

“宋主任，你修了十几年隧道，见多识广，遇上过这样的峒子？”人群中，谁焦急地发问。

“过去没遇上，今天不就碰上了嘛！”

“这么个烂泥坑，漏水峒，又没有一点经验，咋整治呀？”

“咋整治？”老宋目光炯炯，扫视着人群，平静地说：“沉住气嘛！咱们上有毛主席的教导，下有这么多的工人同

志、民兵战士，还愁个什么？过去没有经验，今天，咱们大伙儿就在黑虎岭，创出它个经验来！”

老宋的话，句句嵌进人们心里，峒口一片沸腾。老宋的话，激动着张永强。对呀，碰到了一点困难，自己为什么就那样的沉不住气，心急火燎呢？他久久望着支部书记，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初到黑虎岭时那一段往事来：

那还是凉秋八月。老宋拄着山荆子拐杖，随同他们先遣小队，到黑虎岭工地作施工调查。雄伟险峻的黑虎岭，象一只十分凶恶的猛虎，虎视眈眈地蹲在江河的交岔口上。岭上山泉密布，绿水长流，层层梯田，方方稻地，把大岭细分碎割。隧道就是从岭腰笔直穿过。根据勘测资料，地质情况异常复杂。喷泉多，淋头水大，绿泥夹石，断层流沙，还会遇上暗河。当时设计有各种思想，有的主张：路绕开黑虎岭，这样虽然要多架一座大桥，多搞一段大填方，多增加两公里长的线路，国家多一点投资，但劳动力能全面摆开，也不担什么风险。还有的主张：干脆从顶劈开黑虎岭，挖露天明堑，这样不增长线路，只是土石方数量十分庞大，而且还要毁掉大量的农田。

究竟该走哪条路线，在最后设计定线的会上，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。作为施工单位的代表，老宋和张永强出席了这次会议。

“花了整整三个月，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和书本，象在黑虎岭这样的地质情况下建筑隧道，我还没有发现过。”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发言。

“从科学的角度讲，从施工的角度讲，从安全的角度讲，从长远的角度讲，我认为，都应该绕开黑虎岭。要不，

就整个劈开黑虎岭！”这是一个自负有三十多年开挖隧道经验的人的高见。

张永强听着这些话，咋听咋不对劲。脸憋得通红，气鼓得老粗，几次想站起来，捅上一炮！都让老宋轻轻地三个字“沉住气”止住了。最后，主持会议的解放军首长，要他们发表意见时，老宋才站起来，从从容容地说开了：

“我们工人，识字不多，没有读过多少外国资料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’‘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’要多花国家的钱，我们不干，要损坏贫下中农的农田，我们也不干！”平时那么沉着镇定的老宋，说着说着也不禁激动起来了。只见他脸上涌血，声音高昂地接着说：“黑虎岭究竟走哪条路线？只能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！科学，是一门学问，我们尊重它。可科学是人创造的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。黑虎岭能不能打隧道，光翻书本不行，坐在房子里争也不行，我们是实践第一！”

说到这里，老宋停了一停。张永强看见，解放军首长，把一杯开水送到老宋面前，用亲切鼓励的目光，望着老宋，要他说下去，说下去。老宋感激地望了一眼首长，恢复了原来的沉着镇静，坚定自信地继续说：

“黑虎岭能不能打隧道？我们说，能！这不是放空炮。在兴安岭我们打过风化页岩，在大西北我们斗过断层流沙，在宝成线我们对付过松软碎石，在大西南我们战胜过渗水塌方。黑虎岭无非把这些困难加到了一起，再添上一些吧？！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上有毛主席的教导，下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、贫下中农的志气和智慧，它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也能闯开一条路来！”

讲得多带劲啊！辟哩啪啦的掌声响起来了。是解放军首长在带头鼓掌。张永强说不出心里有多痛快、多兴奋，他拚着劲地拍手呀，把一双粗糙的手，直拍得火辣辣地。

路线就这样定下来了。黑虎岭隧道，按期开工了。

在两个来月的施工中，果然，黑虎岭摆开了重重障碍，设下道道难关，一会流沙，一会塌泥，一会渗水，一会断层，变化无常，捉摸不定。可在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最聪明，最有才能，最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民兵战士面前，都被跨越了。虽然每前进一步，都要呕心沥血，艰苦战斗，但工程总是步步胜利推进。今天，在新的一年里刚刚诞生的时刻，黑虎岭突然冒出了这股汹涌大水。这股大水，它能浇灭掉燃烧的战斗烈火？冲毁胜利的前进道路？阻拦飞奔的时代列车？

不能，绝对不能！

在峒口，老宋召集了支部紧急会议；在木工棚，领导干部、老工人、技术干部相结合的“现场分析会”召开了；在整个工地，民兵、工人，三个一堆，五个一伙，献计献策的“诸葛亮会”，繁星似地布满了。这里，毛主席的语录铿锵震耳；那里，战士们的誓言铮铮响亮。一条条建议、办法，象雨后春笋般出现了。一份份决心书，请战书，如雪片似地飞了来。经过支部扩大会反复详尽的研究，一整套堵漏抢险的战斗措施方案，制定出来了。

这一切，进行在紧张的几个小时内。几小时的时间不算长，可炊事班包下的饺子，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。老班长跑酸了腿，喊哑了嗓子，谁也没有去尝上一口。在雪花飞飘，严寒浸骨的隆冬深夜，战士们不冷不饿吗？是的，这些他们全忘掉

了。他们心中装满了黑虎岭，那股大水每秒钟都在心头冲啊！他们的念头只有一个：争分夺秒，向前！排除万难，向前！

现在，已经是凌晨三点。隧道口，组织得极其完善的堵漏抢险扫障碍的攻坚战开始了！

张永强一再请战，支部决定他担任突击队长。他要带领六个工人和四个民兵，冲进导坑最前头，堵住激流，保证架箱，防止塌方。

张永强迎接新的考验，勇挑千斤重担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吐一个字。只见他浓眉高挑，神采飞扬，英姿勃勃，信心满怀地把手一挥，甩步就向峒里冲去。十个战士，紧紧跟在他的身后。

隧道里，排架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；元木、风管、斗车，横七竖八；破碎的岩层经水一泡，变成稀泥烂浆。张永强和战士们，逆着齐膝深的滚滚泥流，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进。

导坑里，那股大水仍象喷泉猛射，无止无休。张永强避开水头，紧贴坑壁，亮开手电，仔细察看着周围的一切。他立即发现：涌水之上，齐头顶部，已裂开了一个塌方漏窟，泥水夹着沙石，不住往下塌落。张永强立时意识到：不好！这要塌了下来，整个导坑就报销了，整个工程就停滞了，黑虎岭就真成拦路虎了！

怎么办？能让它塌下来吗？眼看着就会塌下来的呀！在这紧急的关头，必需采取最坚决的措施：马上架箱！顶住它！可是，面前是汹涌喷射的大水，人都站不住脚，箱架怎么能立得稳啊？

张永强严峻的目光，扫了一下身边的战士，战士们仿佛在说：下命令吧，我们准备着。

时间，就是胜利！眼下，一秒钟也不容许犹豫。张永强一个勇敢的决定，毅然形成了。只见他大吼一声：“同志们，快架箱！”一跃身，猛向喷涌的水头扑去。

张永强，用自己的脊背，堵住涌水！用坚强的意志，顶住喷泉！汹涌喷射的地下激流啊，象一头愤怒发狂的困兽咆哮着，撞击着，以千钧重力向张永强扑压过来。直压得他头晕目眩，喘不上气。

一个趄趄，张永强咬紧牙关，默念着：“下定决心，……”挺着腰顶了上去！

又一个趄趄，张永强圆瞪虎眼，高声朗诵着：“不怕牺牲，……”昂起头再顶上去！

再一个趄趄！张永强挣扎着站立起来。工人小赵、小万扑上来了，民兵小谭、小秦也扑来了，五个人，挽紧臂，抱成团，齐呼着：“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狠狠地顶了上去，顶了上去！

涌水喷泉被堵住了，紧张的架箱开始了。

党支书老宋，率领着第二突击队冲上来了。人的洪流拥进了峒子。元木、钢管、钎钉，堵塞木柴，流水似地传了进来。四台抽水机齐声吼叫开了。按照预定的措施，一根粗粗的钢管，插进了喷泉，“钢管引流”，“拉沟排水”的工序，全面铺开了。

一九七一年，鸡啼头一遍。看吧，密密的四排箱架，齐头挺立，顶着漏窟。那汹涌奔流的涌水喷泉，淙淙歌唱着淌过钢管，流进新挖的水沟，流出峒外。黎明到来的时候，听吧，黑虎岭的山坡下，空压机又开始轰鸣，黑虎岭的山腹中，风枪又哒哒怒吼。

经过一夜的激战，经受严峻的考验，战斗在黑虎岭的筑路工人和民兵战士，以无所畏惧，勇往直前的步伐，进入了一九七一年。现在，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，正饱尝着炊事班战友为他们准备的鲜美饺子。

此刻，正是一九七一年的头一个早晨。火轮似的太阳，从东方山坳喷薄跃起，万道金光，把银装素裹的千峰重峦，映照得五彩缤纷，无比壮丽。

红 心 灼 灼

春三月，正是冰雪消融，大地解冻，绿柳抽芽，山花含苞的季节。一夜淅淅沥沥的春雨，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。雨后乍晴的江峡山野，明媚清新。

跌羊崖隧道工地，掘进二排一班的工人们正集合着队伍。十八名战士排列得整整齐齐，一律藤条帽，一色工作衣，年龄大小个头高矮都差不离。代理班长赵小虎，站在队伍前，一本正经地模仿着老班长在时，每天上工的班前讲话。从本班任务到劳动分工，从注意事项到安全措施，一条一条，三言五语，说得清清爽爽，还真满象那么回事呢！

赵小虎，墩墩实实的个子，二十刚冒尖的年纪，说话作事还没有完全丢掉娃娃气。有人说：让他代理班长是不是太年轻了！其实，在这一班伙伴中，不长月份长天数，他还算最大的一个呢！就说老班长，今年也还没有超过三十岁，所谓老，是他早几年参加这支工程队伍，多打通过几座隧道。在具体落实毛主席的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伟大教导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形势要求下，施工队伍不

断扩大。赵小虎和他这一帮伙伴，参加筑路工程不到一年，真正进入大山肚腹中与顽石崖层面对面冲锋，才刚好两个月，老班长便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员，飘洋过海，支援坦赞铁路的建设去了。一个星期前，老班长临离队时，老班长的老班长，现在的指导员陈大庆征求他的意见，这个班谁来领导好？老班长说：“赵小虎可以。”老老班长笑着点头：“这娃根子正，有朝气，肯学习，干劲大。性子躁一点，带上这班娃娃兵，正好磨练磨练。”就这样，赵小虎当上了代理班长。

队伍高唱着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步伐整齐地出发了。赵小虎走在队伍最前头。十九个人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歌声绕天响，脚步震山梁。

跌羊崖，这个名称的由来，大概是形容山势的险峻。确实，就在这峭壁突起，巍崖擎天，山羊也难攀登的地方，筑路工人踩出了道路，挖开了峒门，掘进了地下长廊。赵小虎他们到了峒口，正好碰见指导员陈大庆，他指着峒门顶上一大堆突起的崖石，对安全员李玉葵说着什么。李玉葵不住地点着头。

队伍从陈大庆身旁走过。小伙子们有意把嗓门放得更亮，脚步踏得更响，有的人还故意扮着鬼脸。安全员李玉葵一旁不住抿嘴直笑。队伍刚进了峒，陈大庆叫住了小虎。

“劲头不小啊！小虎。”

“报告指导员，班前会上，大伙儿一致表示：今天一定要多打几个炮眼，向美帝苏修多发射几发炮弹！”赵小虎毫不掩盖内心的得意，兴奋地说。

“好啊，就是要这样想，这样干。”陈大庆鼓励地望着这个虎实实的小伙子，关切地说：“可不要只顾干，别看我们

打的是石头峒子，石质并不好。现在正是春暖化冻，昨夜又是一夜雨，地下水一渗，放炮再一震动，就会出问题！可不能麻痹大意，特别要多听安全员的话。”

说到听安全员的话，赵小虎不由瞟了李玉葵一眼，正好李玉葵也绷着脸望他呢。小虎和玉葵，说来也巧，是同村子同小学，同班毕业的同学。这两人，性格不一样，脾气合不来。在李玉葵心里：这个小虎莽里莽撞，夏天发洪水，你说浪大水急不能下，他偏衣服一脱就往下跳；上山打柴禾，你说崖高坡陡不能上，他硬不顾死活往上爬。在赵小虎眼中：这个女娃子有点娇气，心眼细得象针尖，胆儿小得象芝麻；动不动还爱哭鼻子抹眼泪。去年夏初，这条工程线动工不久，赵小虎报名参加了工人队伍，没料想不过三个月，李玉葵作为支援民兵，也上了路，正巧，分配到小虎这个队。转战到跌羊崖隧道，赵小虎进峒当了开挖工、风枪手，李玉葵也因她的细心谨慎，领导培养她当安全员，每天峒里峒外，专门注意那些只抢活干，不重安全的愣头小伙。就为这，这两个小伙伴、老同学，还闹过一些矛盾。这些，指导员陈大庆全知道。

今天，陈大庆特别叮咛小虎，是凭他多年和大山石头打交道的经验，预感到在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地势石质下施工，要尽可能地避免发生事故。等小虎进了峒后，他又再次察看峒门上那堆崖石，再三叮咛着李玉葵。

“指导员，我保证一步也不离开。”玉葵说。

“如发现上面掉小土块、小石块……”

“马上通知峒内的同志，全都撤出来！”玉葵一口接过。陈大庆点了点头，慢慢地向驻地走去。走着，走着，他的

脚步愈抬愈慢，脑子里怎么也甩不开峒顶那堆岩石，会不会塌下来？可能要塌下来？真要是塌下来？……这关系到峒内多少同志的安全哪？不行，得采取措施，马上采取！陈大庆想到这里，立即停住脚步，急忙返身跑了回来。

“指导员，你咋啦？还不放心呀？”李玉葵对平素干脆利洒的陈大庆，今天忽地换了个样，感到奇怪。便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看你，昨夜在峒里干了整通宵，就不知道累，你该回去休息了！”

陈大庆没有理会，他坚决果断地命令：“赶快到峒子里，告诉所有工作面上的同志，马上撤出来！”

“马上撤出来？！”李玉葵望了望峒顶。

“对，要快！”陈大庆斩钉截铁：“要为同志们的安全负责。”

从指导员严峻的神态中，李玉葵感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没有再说什么，拔腿就跑。

当李玉葵进峒还不到两分钟，一阵簌簌声响，几粒碎土，从峒门顶上滚落下来了。陈大庆猛地一惊，抬头一望，又是一阵声响，土夹着碎石，象雨点洒落一片。这是塌方的预兆。预料中担心的事情来得好快啊！陈大庆的心一下收缩紧了，咚咚直跳，他一步跨到峒口上，掏出哨子，急促地吹起来。

这时，峒口外的落石碎土，一阵比一阵大，一阵比一阵猛。峒子里的工人、民兵、三三两两，一群一伙地跑出来了。陈大庆指挥着大家，一批又一批地冲过落石如雨的峒口，当他和最后几个工人，也冲过险区时，他立时发现，撤出来的人群中，没有赵小虎那个班，也没有安全员李玉葵。

陈大庆望了眼那堆崖石，似乎正摇摇晃晃，就要塌落。陈大庆的心象猫爪子在撕裂着。他知道，大塌方马上就下来了！小虎子他们怎么还没有撤出来？这是一批朝气蓬勃、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啊！自己应该冲进去，把他们叫出来。

陈大庆没有来得及多想，时间也不容许他多想。因为，他曾不止一次经历过塌方。他要是想一想自己的安危，他现在已经撤到安全区了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党的基层干部指导员的责任心鞭策着他，对革命接班人应有的关切提醒着他，无产阶级崇高的阶级感情促使着他，陈大庆啊！为了营救自己的阶级兄弟，就是刀山火海，也要去闯！也该去跳！

陈大庆，返身就向峒口冲去！

“指导员！……”人们惊呼着。

就在陈大庆奔进峒口的时候，李玉葵正在导坑尽头的开挖面，在震耳欲聋的风枪声中，嘶声传达撤出的命令。赵小虎和他那一班伙伴，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没有听见传达命令的声音，仍然一个个象小老虎一样，光着脊梁，用滚烫的胸膛顶着暴跳如雷的风枪，高喊着向美帝、苏修猛烈开火，朝着崖层哒哒冲锋。突然，一声沉雷似的闷响震动了！峒子仿佛跳了几跳，气浪汹涌地扑了进来，风枪嘎然失声，电灯骤然熄灭，峒子里，顿时一片漆黑。静啊，静得来没有一点声响！

塌方来得这么快！峒门上那近千立方的崖石，夹着泥沙，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，电闪雷鸣般塌落下来了。乱石翻滚，尘沙蔽天，霎时间，隧道峒口被堵得严严实实，水泄不通。风管，砸破了！水管，砸毁了！电线，砸断了！峒里峒外，被这突然降落的巨大塌方，彻底截断了。

塌方的巨响，震动了整个跌羊崖工地，塌方的消息，立